

第一章 再見故人

安嶺都尉府最近發生了一件大事。

這地方地處疆域最北，一向不太平，邊境的東羯和戛斯部落始終虎視眈眈，境內又多是山匪流寇，三日一搶五日一掠，動亂不斷沒個消停。

早些年好歹還有總督陸聞禹親自坐鎮，算是能保一方平安，可自從兩年前，向來殺伐果斷又聰慧剔透的陸聞禹離奇失蹤，親屬家眷也一概生死不明，陸家府邸一夜之間變成廢宅，整個安嶺都尉府也隨之成了無主的狀態。

百姓們一面感慨著陸大人那樣的好人最終竟落得如此下場，一面又盼天盼地，只希望朝廷能儘快派個人來接手這爛攤子，好讓他們早日重新過上安生日子。

轉眼過了大半年，某一日，坊間突然起了傳言，說穩坐安都的那位主子終於看不下去了，要指派欽差大臣來此地，親自理一理這混亂的情況。

有人問：「這消息準確嗎？」

有人答，「怎麼不準？我那當家的就在錢大人手下當差，他說錢大人前幾日派人將驛站收拾出來，就為了那欽差大人來了之後能有個住的地方。」

百姓們一時額手稱慶，滿心期盼地等待著那位欽差大人的到來，可沒過幾日，又有消息傳來，說那欽差大人其實是個什麼都幹不成的紈褲子弟，仗著上頭頗有建樹的父親和哥哥撈了個官職，實則卻是個草包廢物，成日除了喝酒就是闖禍。騎馬打安都的主街上走一圈，隨便抓個路人，總能或多或少講出幾件這二世祖做過的混帳事。

一眾百姓聽聞此言，頓時又唏噓起來，只道他們可真是造了孽才會盼來個如此不成器的主人。

可不論如何，朝廷確實往安嶺都尉府派了位欽差大臣。

此時此刻，那欽差大臣就坐在馬車裡，懷中抱著裝著蠶豆的燙金小罐，一面有一下沒一下地往嘴裡扔著豆子，一面撩開車簾，半斂著眼眸瞧著窗外暴雨如注的景象。

正是六月，安嶺都尉府早早進入雨季，韓家二公子韓仰頂著欽差大臣的名頭，率領著車隊緊趕慢趕的行了一月有餘，誰承想都到了安嶺都尉府的門口，卻被一場大雨擋在了城外。

「二公子。」空青掀開馬車的門簾，「雨下得太大了，路上不好走，我們是否要在前方驛站稍作休憩？」

空青是韓仰的胞生兄長韓逸派來的貼身近衛，年紀比韓仰還要小上一些，卻是個辦事極為穩妥的人。

韓仰沒骨頭似的靠在矮枕上，半晌之後才嗯了一聲，「可以，你去安排吧。」

空青道了聲是，放下車簾，縱馬先行去了驛站。

天色陰沉得可怕，悶雷劃破天際，彷彿直接劈在腳邊。車隊的馬匹受到驚嚇，走上幾步便踢踏著馬蹄不肯前行，車夫們只能紛紛跳下車轍，牽著韁繩在這泥濘的雨幕中緩步前行。

一道清亮的女聲遠遠地傳過來，夾雜在厚厚的雨幕中不甚真切。

韓仰原本還懶散地倚在車內，聽到這聲音卻是瞬間直起身子，他撩開車簾，視線穿過濃白的雨幕，落在不遠處一個簡陋的茶棚上。

「韓大人？您怎麼下來了？」馬車邊的侍衛瞧見韓仰，忙遞給他一把油紙傘，「是有什麼事要交代我們去辦嗎？」

韓仰沒說話，撐開油紙傘，撩起衣袍跳下馬車，幾個跨步就消失在雨中。

遠處那茶棚一看就是臨時搭的，棚頂的茅草稀薄又雜亂，被雨水一泡，沉甸甸的，彷彿下一刻就會直接壓塌下方襯著的油布。

棚裡空空蕩蕩，老闆早就躲回家，只剩一桌還有四五個人，或坐或趴，桌上桌下雜亂地堆放著七八個酒罈，韓仰還未走近，就已經被那濃厚的酒氣熏得皺了皺眉。

「你這……你這小子還挺能喝……」背對著韓仰的大漢端著碗勉強地喝了半碗酒，強撐著精神嘟囔了一句，頭就已經重重垂下，直接醉倒在桌邊。

大漢旁邊坐著個身形纖細的年輕人，穿著一身藕色長袍，一頭青絲用同色的髮帶鬆鬆的束著，頭上無釵無冠，打扮得極為俐落。

那年輕人倒扣著碗，碗中酒水顯然已空，瞧著大漢倒下，嗤笑一聲，伸手從大漢的衣袋中摸出一袋銀子，搖晃著手臂掂了掂，這才醉意濃重的開口道：「早就說……早就說你們喝不過我了，一開始就把銀子給了我，哪還有這麼多事……」這分明就是屬於姑娘的嗓音，韓仰呼吸一頓，又往前走了幾步。

察覺到頭頂投下一片陰影，年輕人緩緩仰起頭，因酒氣而泛紅的雙頰全然落入了韓仰的眸子裡。

那是一張熟悉的臉，兩年多的時間裡，韓仰在自己的夢中勾勒過不下千遍。

雨勢越來越大，四周均是一片寂靜，唯獨茶棚的屋頂被落雨砸得劈啪作響，如同驚雷響鼓一般令人心驚。

韓仰卻覺自己的胸膛此刻傳來的震動比這落雨的動靜還要大，一聲接著一聲，裏挾著驚訝和巨大的喜悅，簡直快要衝昏他的頭腦。

「我……」執著傘柄的手指輕輕顫抖，韓仰開口，竟說不出一句完整的話。

他閉上眼，深呼吸一口氣，未執傘的手在寬大的衣袖下狠狠握了握。

「你……你和他們是一夥兒的？也要……也要來找小爺我喝酒？」

年輕人見他吞吞吐吐，顰著眉頭就要起身，只是還未站定，就已經被醉意逼得踉蹌一步，險些向後倒地。

韓仰忙在背後扶了她一把，箍著她的腰又按上她的脊背，支撐著她站定身體，「陸容，妳怎麼會……」

「陸容？你……你認識我姊姊？」年輕人把著他的手臂，不清不楚的嘟囔了兩句，

「我姊姊，我姊姊在家呢，你、你別告訴……」

她沒能說完，整個人倏地一軟，醉倒在韓仰懷裡。

幾個隨行的侍衛跟了過來，遠遠瞧見韓仰懷中抱著一人，不敢貿然上前，只得隔著茶棚喚了他一聲，「大人，是發生什麼事了嗎？」

「無事。」手臂下移，韓仰躬身，單手穩穩抱起了懷中的小醉鬼，「回去吧。」

雨勢漸小，加上隊伍特意加快腳步，傍晚之前，一行人終於到達了驛站。

下馬車時陸容酒還未醒，瘦瘦小小的一團被韓仰抱在懷中，散亂的髮絲遮擋住面容，只有一雙纖細得過分的手軟軟地垂下來，在韓仰上樓的動作間如三月柳枝般招搖地擺了擺。

眾人對於韓仰的紈褲之名聽聞已久，見著這架勢也沒過於驚訝，個別好奇的探頭去看，探究的目光最終也只能止於韓仰消失在樓梯口的身影。

空青輕咳一聲，開始招呼著眾人用飯休息。

另一邊，韓仰回了二樓房間，將陸容輕輕放在榻上，轉身從盆裡擰了條帕子，柔柔地擦拭著陸容的臉頰。

陸容的樣貌沒怎麼變化，眉目圓長，嘴唇飽滿，本該是個明媚豔麗的長相，卻因著肉肉的唇珠平添了幾分幼態，此刻閉著眼睛躺在榻上，除了身量抽高了些，幾乎和七年前別無二致。

只是現在的她實在消瘦得厲害，他抱著她上樓時，感覺懷中只有輕飄飄的一片，彷彿風再大些就能將她吹走。

韓仰坐在床榻邊靜靜地看著陸容沉睡的面容，半晌之後終於還是抬手來，緩緩蹭了蹭她的側臉。

他認識陸容，陸容卻不一定認識他，倘若非要給兩人的關係下一個定義，她應該算是他的恩人，一個將他從失控邊緣拉回來的人。

安嶺都尉府百姓口中的傳言並非空穴來風，韓仰年少時確實度過了一段極為荒唐的時光。

他性格執拗又無人管教，闖過的禍事不計其數，韓老爺又並非什麼耐心的慈父，面對不聽話的兒子，直接大手一揮，將其送去了他那位於原州的叔父家。

韓仰叔父的管教理念與韓老爺如出一轍，他們從不探究韓仰胡作非為的原因，只秉承著「若是管不住，那便關起來」的粗暴原則，自己能眼不見為淨，他也不能再出去作亂。

唯一不同的，大抵便是韓老爺是將韓仰關在與安都隔著數百里的原州，而韓仰的叔父則直接將他關在了自家的偏院裡。

那是韓仰人生中最難熬的一段時光，他年幼喪母，不僅沒能得到父親的撫慰，反倒因著母親身分特殊，以至於周圍的人對於母親的死，懷抱的態度多是獵奇大於惋惜，甚至還有幾個和他自小相熟的玩伴變著法的打聽母親的死因。

悲傷的情緒未能得到紓解，憤慨又緊接著冒了上來，韓仰被關在這一方小小的院落裡，無法作踐別人，就變著法兒的作踐自己。

他砸碎花瓶，用碎片把自己的手腕割出傷痕，叔父將他捆起來，他便拒絕進食，總之就是要鬧出點令自己不痛快，令別人更不痛快的動靜。

彼時的韓仰就像一顆乖張又暴戾的火種，無論是誰，只要往下丟個火摺子，都能將他頃刻焚燒毀滅。

陸容就是在這時出現的，她住在隔壁，兩戶院子挨得極近，韓仰偶爾會在半夜跑出房間透氣，仰頭就能瞧見隔壁院子裡盛放的梨花與漫天繁星交映成輝。

陸容在某一夜聽到了他壓抑的哭聲，她隔著圍牆，清脆的嗓音裡含著滿滿的暖意，

「你哭什麼呀？有人欺負你了嗎？」

韓仰吸了吸鼻子，「我沒哭，妳聽錯了。」

陸容遷就他，「好吧，你沒哭。我叫陸容，你叫什麼？」

鹿茸？韓仰木然道：「我叫枸杞……」

陸容笑了起來，「枸杞就枸杞，那小枸杞，能不能告訴姊姊你在哭什麼？」

他怒道：「妳又不一定比我大，怎麼就是我姊姊了？」

她感歎了一聲，「因為你就和我弟弟一樣，是個愛哭又不肯承認的小懶包呀。」

兩人隔著圍牆一問一答，陸容在原州住了將近一年，除去天氣不好的日子，基本上夜夜都會出來陪韓仰聊幾句。

牆邊的梨花開了又謝，韓仰看著頭頂光禿禿的枝桺，決定等到來年春暖花開，他就親自上門去見陸容。

可梨花尚未開放，陸容要離開的消息卻是早一步到來了。

「我也沒法子呀，本來就是到原州老師家做客訪學的，眼下父親派人接我回去，我也不能不回去。」她的語氣裡有些不開心，逕自嘟囔著，歎了口氣，語調隨即又變得輕快起來，「小枸杞，等你長大了，去安嶺都尉府找我吧。去了就報我的名字，會有人帶你去我家的。」

韓仰不答話，眼眶都憋紅了，氣憤的甩下一句「誰要去找妳」就跑回了房內，直到陸容離開之前都沒再去牆角找過她。

直到陸容離開當日，韓仰沒忍住，悄悄攀上牆頭，第一次遠遠瞧見了她的樣子。她和他想像中的一樣，眼睛圓而明亮，總是含著笑意，神采奕奕的，像個暖烘烘的小太陽。

可是現在……

榻上的陸容不安分的動了動，尖尖的下巴半隱在被子裡，眉頭緊皺，睡得很不安穩。

韓仰在進屋時就滅了兩盞燭火，殘餘的光亮卻仍能清晰的照射出她眼下的烏青。

他又想起在茶棚初見她時的場景，那時她自稱小爺，還說陸容是她姊姊？

可在他的印象裡，陸容似乎只有一個弟弟。

後來因為大哥幫忙擔保，他終於被叔父放出來，離開原州的第一年，他曾派人打聽過她，那時他才知道她是安嶺都尉府總督陸聞禹的女兒，但那時候陸聞禹已經失蹤了，妻兒也都下落不明。

那麼陸容今日為何又會出現在茶棚？

韓仰想不下去了，他收起帕子，替陸容掖了掖被角，吹熄了剩餘的燭火，裹著外袍合眼仰靠在床邊圓椅拼成的簡榻上。

卯時時分，韓仰迷迷糊糊的聽見了動靜，尚未來得及睜眼，一個大巴掌已經直接呼到了他的臉上。

長大後就鮮少挨過打的韓仰驚訝地睜開雙眼，就見陸容站在他身前，臉頰上帶著薄紅，眼中的怒火旺盛得要冒出來。

「登徒子！」陸容揚起手，又要甩他一巴掌。

韓仰抬手擒住她的手腕，餘光瞥見她吃痛的神情，下意識的鬆開手，結果又結結實實的挨了一下。

韓仰，「……」

但這一下倒是把陸容自己也打懵了，她退後一步，瞧了一眼自己被鬆開的手腕，口中喃喃道：「你、你怎麼……」

韓仰煞有介事地歎了口氣，「姑娘莫急，我們一件事一件事的講。」他退後一步，拉開一個毫無威脅感的距離，「昨日大雨，妳在茶棚喝醉了，是我救妳回來的，這事妳還有印象嗎？」

陸容瞥了眼自己沾滿泥巴的靴子，又低頭嗅了嗅，果然聞到了濃重的酒氣。

韓仰繼續道：「其次，妳昨日睡的是床，而我睡的是椅子。」他指了指寬敞的睡榻，又點了點那和他高大身量比起來顯得尤其憋屈的簡易睡床。

她放下手，訕訕的轉過頭，目光閃躲著不和他對視。

「若我沒有和妳同榻而眠……」韓仰最後摸了一把自己泛紅的臉，從語氣到動作俱是無辜，「這登徒子的惡名和這力道十足的兩巴掌，於在下而言是否太冤了些？」

「……對、對不住。」

韓仰在心底肯定了一把自己嚴謹的說辭，面上卻還是一片沉穩，「姑娘昨日喝多了，有些細節不記得也情有可原。不知姑娘叫什麼？家住何處？我們馬上就要啟程去安嶺都尉府了，一道送姑娘回去可好？」

陸容搖頭，從幾個問題中挑了最無傷大雅的一個回答，「我叫陸容，不必勞煩公子了。」她從錢袋裡掏出一粒分量不小的銀子遞給韓仰，「昨日，昨日是我失態了，這些錢就當給公子賠罪，請公子收下吧。」

韓仰也不推辭，接過陸容遞來的銀子，轉而推開房門，十分客氣道：「那在下也不過多糾纏了，姑娘請。」

陸容同他頷首道別，提步離開了房間。

此刻時辰還早，驛站裡沒什麼人，空青站在樓下，遠遠瞧見韓仰給他打了個手勢，便心領神會的別開視線，兀自去觀察窗外那一株開得極好的梨花。

陸容從他身邊經過，完全沒注意到他和韓仰的眼神交流。

直到她的身影消失在街角，空青才隱了幾分氣息，快步跟了出去。

不過兩個時辰，空青就回來了。

韓仰斜倚在榻上，抱著蠶豆罐子，合眸聽著空青彙報陸容的消息。

「小姐離開驛站後去集市買了馬匹，之後徑直回了安嶺都尉府，只是進了城卻沒回家，先是去了一家酒樓，遞給老闆一個深灰色的錢袋子，然後又去了一家醫堂。」那深灰色錢袋子韓仰還記得，就是昨日陸容喝酒時從那大漢懷裡掏出來的。

看來昨日陸大小姐貿然拚酒，八成是在行俠仗義，做了回女俠。

韓仰勾起嘴角笑了笑，繼而睜開雙眼，「什麼醫堂？」

空青道：「叫程家醫堂，小姐進去後直接上了二樓，看樣子是熟客了。屬下不便跟上去，於是便趕回來和二公子彙報。」

韓仰挑出顆蠶豆，無意識的夾在指尖捏了捏。

半晌之後，他將蠶豆扔在桌上，翻身下榻，對著空青囑咐道：「我先獨自去一趟安嶺都尉府，你下去交代一下，就說我昨日淋了雨，有些不適，需要再在此處休整一日，不要讓旁人察覺我離開了驛站。」

空青頷首，「屬下明白。」

Crescent